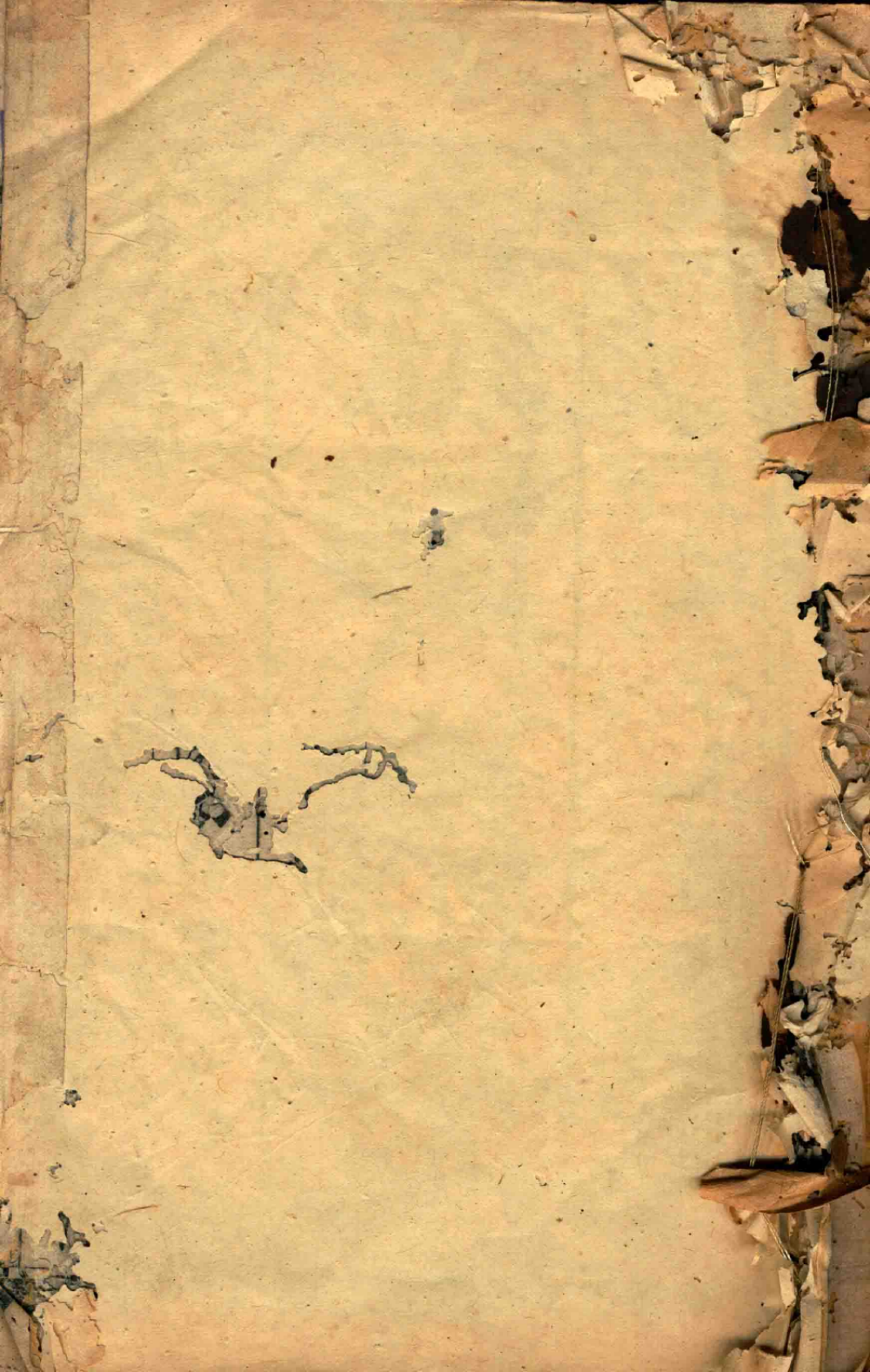




戴筠帆先生輯

鼎
山
縣
志

板存文廟桂香樓

序

913.735

6067

文之至者風霜不能蝕水火不能殘刀兵不能
害此非教也理也天地間可貴之物其成也
不易而其出而顯於世也又往必經推折遲
之又久而沒彰焉蓋物之異於尋常者必使
之歷乎千磨百劫之場必能不朽而沒乃愈
知其可貴文之於人也在此者生平所存

當不止是然其精神必有所結聚之處
作者常自於其精神所結聚之處而珍
重之異於他文而天亦遂於其精神所結聚
之處為之珍重之亦異於他文故每試之
於風霜水火刀兵之會而其文仍不可磨滅
則真不可磨滅者矣然沒知天之試之於
風霜水火刀兵之會也非沉之也不如是

是以示其珍重也。不如是不足以知其文之不可磨滅也。雲龍侍御前輩之昆陽縣志稿也。乃不可磨滅之文也。其成之也。歷五寒暑。蓋其生平精神所結聚之處也。其付梓也。距脫稿時凡六十年。中間經過回之變十八年。侍御生平所為他詩文。多味雪齋其板已燬棄。而此手鈔之稿。獨留則天。獨珍重之。

於其生平精神所結聚之處也嗚呼此
豈獨數於夫以西南一大都會而昆明為
之首則昆明乃西南一大都會精神所結
聚之處也昆明為西南一大都會精神所
結聚之處而其上下古今沿革建置風土
人物未備具於縣志一書則此書實西南一
大都會精神所結聚之處也嗚呼西南一

大都會精神所結聚之處乃在聖書而
謂天乃獨惜其精神不為之護持之而使
其留遺以傳於後有是理乎侍御他詩文
不啻而此稿獨留者天之精神固結聚於
此矣夫亦不暇兼顧其餘者歟嗚呼天於侍
御之他詩文且不暇兼顧而獨聚其精神
於斯稿以為之護持之則斯稿之可貴也

愈重可知哉方今

國家懲前毖後中外士學方且相合爲一以
成於用兼賅之才非其精神有所凝聚者
未見其有成也觀斯志者其可以勉矣若
夫侍御之子孫能守其先人之書於風霜水
火刀兵之會而平心屈膝於後邑之諸君子
咸其鄉先心之志以爲一邑有典有則之觀

其精神所結聚蓋必有契合無間者乎時

光緒二十有七年季秋月知雲南府事周奎

汝學江夏胡春福拜

識



昌黎縣志



昆明縣志序

志為史之一體非具史才者莫能為之
為亦莫能善也周官冢宰掌三邦之法
以詔觀事以辨九地之俗則志乃出治之原
乃資于政自古重之江文通稱作史莫
難于志信知古或近代地志官修者
咸于衆手分門別類各不相謀失之

繁華新象並述成于一手此其緒
五象新象並述成于一手此其緒
在四庫書樓時名而後者病其太
簡等此質異之傳也亦未可為通
論昆明為勸昌澤和厚並則郡唐
隸戎州元隸中慶遂設雲南行省
自明迄今因之并為省治附府首

邑政煩治難甲子全省新舊無
志送光辛丑邑中先正戴筠帆侍
御如輶成書又六十年今光緒辛
丑邑紳吳心源曰馬始與同志諸
君子謀梓而行之焉為作序余
惟是志之新例條目侍御序志
一篇詳之矣刊志緣由陳小圃太

史一序述之矣而余所不能已于言
者侍御以詩古文詞雄視道藏之
間雖居于部曹不獲與修

國史而是書之取合宜繁簡得中
乃知邑武功之長而年其失在近
代地志中洵為善本後之守土北
觀事知依以借鏡以為行政之資

是不惜可激侍御生平著述之才
之識而多益于治豈可磨侍御之
忠及來此之苦衷乎諸君子表彰
先正遺書之雅意亦未可泯也余
以風塵作吏謬攝首邑夙仰侍
御恨不同時今以挂名于侍御之自
為書之末以壯大幸故大感因用兵

以收世遠代殊遺流蓋下今之昆明
累于昔治昆明此亦較難于昔也都
人士與鄉大夫之經傳而起續成邑
志如南宗人續昨安志續平江志之
例別為一書禪于政治者乎余既
拭目俟之又感慨係之矣光緒辛丑
季夏知縣事曹安謝字俊謹識

昆明縣志序

昆明為滇首邑舊無志道光
間戴筠帆侍御始輯之藏其
稿於家侍御既歿其子丙傳孝
廉乃歸其稿於昆明之五會謀
付梓焉光緒辛丑夏呂心源